

# 澳華新文苑

第1186期 (A)

## 布文詩三首

### 四十七

別替我鬆綁 別鬆  
每一個判決都在閃光  
東方之珠 請最後擁抱我一次  
在冬天縛住了我的皮囊的時候  
在冬天的風為虎作張的時候  
我願我的名字被大雪覆蓋  
我廣袤的人生 仍是潔白的  
帶著潔白走向終點 多好

不要憐憫 你憐憫的眼神  
讓我覺得如芒刺背 讓沉重的  
判決書

會忽然間輕了  
我是戴罪之身 不要贊美  
那些美好的文字應該留給後人  
讓他們一筆一筆寫下玫瑰和詩  
再獻給維多利亞港上空的大雁

我數了一下  
四十七隻大雁 正列隊飛過  
七百萬人的仰望

### 飯局

依次落座的十個人看上去  
都很有內容  
如同十本文學名著  
每一張臉就像個性十足的封面

吃的菜咬文嚼舌、字斟句酌  
喝的酒下筆淋漓、文不加點

這麼多的人 這麼多的文字  
擠在一起  
就像桌上擺滿鮑魚龍蝦  
突然間就沒有了美感  
我不知道要討好誰  
才能不辜負這個美好的夜晚

多少年了，你們都去了哪兒  
害得我寫的文字就像粗茶淡飯  
害得我把酒  
喝得淚流滿面

### 看海

看海看得久了  
會從眼睛裡升起一片大陸  
遠方車水馬龍、炊煙裊起  
看得更久的時候  
會有十萬噸濤聲從心中傳來

我有時把自己放進海水裡  
放進倒掛的  
飛鳥和白雲翻滾的天空裡  
我一直在漂泊  
那些背井離鄉遠道而來的  
浪的咆哮  
和黑暗中大山深處孤獨的沉默



■釣魚中的布文

都像我的親人 在我眼裡  
沒有什麼不同

海邊的風很大 一陣追一陣  
一些風穿過我的身體  
那些冰冷的風彷彿是  
我釣過的魚  
在我體內飛行 我便收緊衣裳  
像要把他們的翅膀收緊

看海看得久了 我會看見  
自己的黑髮  
染白了水裡的浪花 就會  
有點悲壯  
有一天，我終將像一滴水  
被大海回收而消失不見  
從這片給我容身之處的海  
回到故鄉

## 剩飯包與大白菜

千波

自從做上了餐飲小生意，我就忙成了個陀螺，天天不用別人抽，自己就開始了圍繞著幾個小店的公轉，和一堆雜事的自轉。這新生涯壞的是累人，好的是每天都有日新月異的新鮮事物，真正實現了“活到老學到老”。

某天我們烏拉拉店來了個澳洲小姑娘，自報家門說是某個“剩飯平台”的業務經理，問我們要不要加入這個平台。我們的小店長不敢怠慢，報告給我，我跟“剩飯經理”約好，加上我們的市場經理一起開會研究剩飯。我們的確像面包店、烘焙店一樣，每天多多少少都會有壽司剩下。

開會之後才知道，原來這個“剩飯平台”是歐洲丹麥開發的，因為貫徹環保理念，減少浪費，在歐洲十幾個國家的大城市已經相當流行，聽上去還挺“高大上”。

該平台不久前剛登陸澳洲，先是在墨爾本火了一把，嗯，墨爾本市區是綠黨的地盤。現在平台正在進軍悉尼，因為業務經理小姑娘就住在我們烏拉拉店附近，而且也知道我們那海灘店，所以找上了我們。

我……只聽說過“優步送餐”和各種其他送餐平台，沒聽說過賣剩飯的網上平台，它是怎麼操作的？難不成還有快遞員專門給送剩飯？

剩飯經理小姑娘說，這個不難。我們根本不需要有專人送餐，餐館、食品店有要扔掉的剩飯剩菜，臨期食品，只需要上傳信息到我們平台上，然後附近居民看到，上去點一下，自己按照約定的時間上門去拿就是了。這比扔進垃圾桶，造成食品浪費強呀！你知道澳洲餐飲業每年有多

少食物浪費嗎？

我做壽司我當然知道！我狠狠點頭。那麼“剩飯”能賣多少錢呢？我的商人本性即刻暴露，呵呵。

原價的百分之三十，加上平台抽佣。啊？那麼少啊？總比扔進垃圾桶強。小姑娘眨眨眼。那倒也是。那……我們就試試吧！

兩個經理一頓猛操作之後，我們幾個壽司店的“剩飯包”終於上線了。這個“剩飯包”有個特別好聽的名字，叫做“驚喜盲盒”，裡面內容是啥不用向顧客事先透露，只要是原價的三十巴仙就可以。對顧客來說，就是你花六、七塊錢，就可以買到原價二十多塊的一大包“驚喜”食品。

我們每天每個店先預設兩個“盲盒”，關店前店長只需要按照剩飯多少，隨意包起來就行，操作簡單方便。萬一沒有剩飯剩下，那只需要取消預設，當然也可隨時增加預設。

自從“剩飯包”上線之後，我發現它們幾乎每天都秒沒！更加令人出乎意料的是，我們的高端店——烏拉拉的“剩飯包”也照樣秒沒！噢買糕的，烏拉拉住的不是富人麼？怎麼也熱衷於搶剩飯呢？

我媽說，這可不新鮮，記得咱家姨夫不？出身銀行世家，住天津五大道世襲的西式別墅豪宅。一到冬天咱天津人的傳統都要囤大白菜過冬對吧？普通人買大白菜，拉個平板車、騎個自行車奔菜鋪就是了，咱家姨夫買大白菜，得趁著沒人，偷著買！

哈哈，的確如此，我想起來了！富人之所以富，大概就是會省錢吧！



■千波舊照



■孫嘉瑞近照

## 南太井蛙與南太逐夢

沿濱（紐西蘭）

首先祝賀南太井蛙大作《南太逐夢》獲得2023年度澳大利亞南澳出版基金資助，並得以順利出版發行！這既是他本人的榮耀，也是紐華作者的榮耀！

同時我也借此機會由衷地感謝澳大利亞南澳出版基金出資人蕭虹博士二十多年來對澳洲紐西蘭華文作者的支持！感謝二十多年來南澳基金評委們的辛勞勞動！

《南太逐夢》分兩輯。第一輯《島國探奇》共四十七篇，主要是作者在南太平洋各島國從諾魯、斐濟、湯加，以及新西蘭等地所見識的奇人奇事奇想。總體來說，是他對島國生活的感受。他用優美的文字描述了這些島國的海岸沙灘山丘椰林等自然景觀，也記錄了當地居民的宗教、餐飲與日常生活，更記錄了很多饒有趣味的人文風俗，比如雨中的面包樹，套葫蘆的土著，等等。每到一地，他都特地注重華人在當地曾經的生活痕跡，比如1855年第一個到達斐濟的梅屏耀（見《揚起祖先的風帆》）。其中有些故事充滿幽默，很是風趣，比如《除夕殺雞記》寫了作者一家在島國斐濟過中國大年三十，請所雇的斐濟女工亞克尼西幫忙殺雞的故事。

第二輯《城西舊事》共二十一篇，主要是作者在中國時的舊事瑣憶。通過這些文字，我們得以瞭解作者在廣州的市井生活。作者很善於從小處著手，比如《少時曾著黑膠綢》《西關的橫街窄巷》《打雀英雄》，更多的文字則反映了大時代的衝擊。這種衝擊是通過對作者在某種懵懂醒悟後的逃離來表現的，比如《偷渡佬》《郵包與偷渡者》《鐵窗青春男兒淚》《生死線上爭自由》。也有對整個群體反映的作品，如《夏雨中的鮮血》。我以前讀過太多這樣的文字，但讀這一篇時仍然感到心悸，這到底是個怎樣的時代才導致這樣的生命？

書名《南太逐夢》顧名思義，是從故國到南太平洋的島國去追逐自己的夢想，所以，作者自然而然，在內容上在篇幅上都多在夢想之地島國之上。而第二輯從邏輯層次上回答自己夢想產生的根源。

從一般華人讀者來看，特別是移民到歐洲北美南澳發達國家的某些華人來說，南太平洋島國斐濟湯加等近乎落後的蠻荒之地，恐怕很難入他們的法眼。但是，每一個人，無論他是聖人還是罪人，偉大還是卑微，聰敏還是愚劣，健康還是殘疾，只要他是個人，縱使他一無所有，夢都是他與生俱來的本能，夢是最不會被人剝奪走的財富，夢也是每一個人最無助時的安慰。夢也沒有高低貴賤之分。也許一個人不屑一顧的事，對另一個人可能是遙不可及的夢。

因此，我覺得我有必要從我個人的角度，我個人的理解，來談一下我所知道的作者，這樣有助於讀者了解這本著作取名的由來。

因為愛好華文寫作的緣故，我與孫嘉瑞先生認識有近二十年了。

紐西蘭是一個島國，人少，喜歡文學的人自然也少，做華文文學的人就更少了。近二十年裡這紐華華文文學圈裡，怨我孤陋寡聞，驚世之作似乎不多，但圈子裡雜事似乎不少，雞零狗碎，人來人往，回想起來令人唏噓，但想想這也是華社的特色之一，也算正常，而已。

路遙知馬力，事久見人心。雖說我有個人偏好或是戴了有色眼鏡，偶爾想起來，近二十年新西蘭華文界唯一能堅持不懈的，就是孫嘉瑞先生。

孫先生本名卻不常用，常用的是他的筆名南太井蛙。碰到他的某些筆敵，就直接拿他的筆名來嘲笑攻擊，說他人如其名，就是井底之蛙，而且蹲在南太平洋的井裡。南太井蛙最開始還有些書生氣，還搬出古希臘著名哲學家德謨克利特來為自己辯護，因為德氏說過“對於真理我們一無所知，因為真理藏在井裡”。但筆敵既然不是筆友，也就不在乎這話源自哪裡。筆敵們或許聽說過蘇格拉底，那個什麼德謨克利特怕是沒聽過，何況這洋老外的名字還這麼繞口。

我也嫌南太井蛙四個字太長，更多的時候只稱他南太。我認識他時他在奧克蘭與幾位曾經“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弄了一個文化沙龍，說是要以文交友，似乎在奧克蘭熱鬧過一陣。“友”我不知道他交上沒有，但這沙龍裡似乎“沙”多於“龍”，沒多久就散了，據說弄得不太愉快。於是南太揀了胡適的話對自己說，“獅子老虎永遠是獨來獨往的，只有狐狸和狗才成群結隊”。胡適雖是名人，但這話卻不太準確，因為獅子並不總是獨來獨往的，老虎才是。

獅子老虎也好，狐狸與狗也罷。近二十年來南太還是一如既往，每周都要寫一兩篇隨筆散文，見人見事，古今中外，有些感觸就要說上幾句，這種堅持，這種發聲，我個人認為，在紐西蘭無出其右，充分體現了一位海外華人知識分子的熱心與良心。南太長於隨筆散文，用詞用句考究，日積月累，其質量水准，在紐西蘭有名無名、長期短期的華文作者中，南太應該獨占鰲頭。我私下一直認為，以後談起紐西蘭華文創作，南太的作品包括散文隨筆不應該被忽視。

當然，真正的作者更在意對社會、現狀的反思與反映。南太長年筆耕不輟。他贈送給我的著作就有《路邊的歷史》《毛利土地上的萊茵河》，以及自傳體性質的《行過文革的死蔭幽谷：亂世浮生錄》。其中《行過文革的死蔭幽谷：亂世浮生錄》這本自傳體敘述我可能有一點資格說幾句，因為我肯定是極力支持他寫下去寫出來並在出版後還提過建議的人之一。我一直認為，國家的歷史苦難是通過每一個經歷過的你、我、他的家族來體現的，這樣窺一斑而見全豹。他也跟我談過寫此書的感受。回憶過去更多的時候是一種折

磨，南太告訴我說，他寫作這種回憶的時候所有的痛苦並沒有隨著時間而消淡，反而，時間為這種痛苦加上了沉重的利息，經常讓他淚水漣漣。南太出生於富貴之家，從小受到良好教育，這可以從他敘述的內容、附著的照片、行文的老派風格、繪畫的功底等看出一二。但從父祖輩以來，家中三代人在新的社會、新的時代卻歷經了難以描述的種種煎熬。

魯迅先生曾說到居住在鐵房子裡人的比喻。因為南太父祖三代有過在鐵房子外的美好經歷，所以，他是難以忍受被困在鐵房子裡的生活的。從這種角度上講，他基因裡就有追逐美夢的家族淵源。

略微瞭解了南太的背景，你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他拼勁全力也要逃離故國，而追逐自己的夢想，即使這種夢想存在於南太平洋的那些小小的島國，因為這些島國讓他能追逐自己自由的生活，說自由的話，做自由的事。你也就理解，為什麼書名取名《南太逐夢》，為什麼第一輯內容多且輕鬆，而第二輯則相對少且沉重。